

永远的童年

董改正

路过街心公园时，隐隐听见吉他弹唱。循声而去，只见转弯处的树绿荫里，有个老者怀抱木吉他，坐在被风雨剥蚀得斑驳朽烂的木椅上，边弹边唱：“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着游戏的童年……”

他的嗓子嘶哑，声音苍老得如同他满脸的皱纹。他闭着眼睛沉浸其中，对周遭的声音不管不顾，对我这个唯一的听众置若罔闻。他应该是借着歌声的指引，就像借着萤火虫的指引，走进了他遥远的童年。风摇着树，摇着花，摇着阴影和斑驳的光圈，如同水光般粼粼，在他四周游弋、晃动，他却依然闭着眼，就像一条忘记摇鳍鼓腮的鱼。

是的，时光如水，每个人都是水里的鱼。这个年近耄耋的老人，在这个仲夏的上午来到这里，就像一条鱼溯洄到最初的水口。这个公园建好才二十年，这里应当不是他童年的发生地，最多是往事的遗址。他需要闭上眼睛才能让光一心一意地照亮心灵，他需要少年的吉他才能召唤往事。往事也如鱼，一条条浮现，在他的脚边，在他的心里，它们的嘴吻，轻轻的，痒痒的，啄得他的心一紧、又一紧，疼。

他流下泪来。光斑恰恰照亮了他的脸。浑浊的泪珠。从清溪开始，经历过村庄、田野、荒原，饮过鸟，饮过小兽，饮过朝岚暮霭晚烟，濯洗过云，濯洗过最日常的日常，梳理过水草的流苏，磅礴过桃花汛的激情，也枯瘦成过秋水，还映照过芦花飞雪，这样的一条河，哪能清澈如初？哪能清甜如初？

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？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？多少平日记忆总是一个人，面对天空发呆，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这么孤单的童年……”

他的声音温柔起来，他的嘴角扬起了微笑。这些问题都找到答案了啊，但是却如薛定谔的猫，在得到一个“确定”之后，坍塌了无数的“可能”，无数的玄想，世界骤然变小。走过几十年的路才知道，人生又岂止是为了“答案”，人生哪里就有“标准答案”，更多时候、更多情况下是：我路过世界，世界路过我的心，留下的，遭遇的，感知的——美、爱和感，而最动人心的，正是那初心，是那童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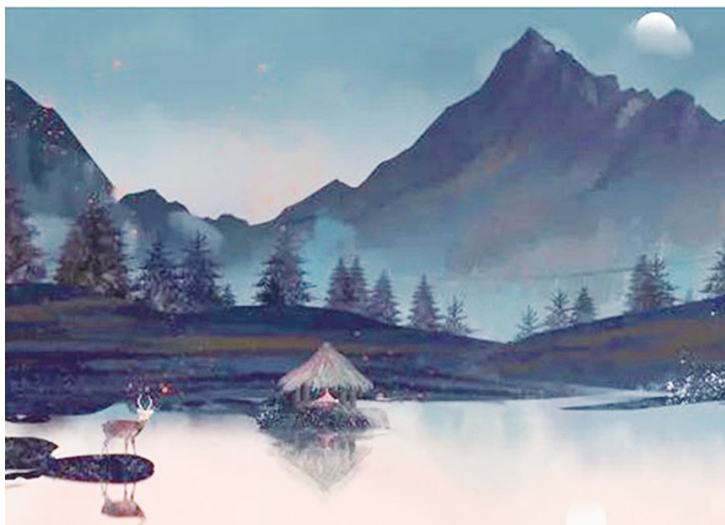
就像此刻，光影里有他，有他的音乐、嘶哑的歌声，有他怀抱吉他的美好；而他，他的心里五彩斑斓，自由丰赡，他的童年里，也当会有绿影摇摇，歌声响彻。那时候他的歌声啊，当如清泉滴沥，如乳燕啁啾，如鸽哨挂在碧空，如荷上清露，滴溜溜地转。

不知何时，我的身旁聚集了七八个听众。他们如我一样、如树一样、如摇曳的光斑一样、如天云一样，静静聆听。每个人都是一条河哦，都会流向大海，消失在浩瀚之中，在日夜不停地奔赴之中，哪条河不会想念最初的溪口、河口呢？我听见了轻轻的叹息，啜泣，都是河流的声音。

光斑晃动，时光恍惚晃到四十年前。
“你起来唱一下。”瘦长的章校长指着我说。
我那么紧张，又那么渴望，那是我最喜欢的歌。
“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草丛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……”我站起来，瞥着窗外，风轻轻摇着树，蝴蝶在风中睡着了。

我听见了自己的歌声，已然沧桑。我听见更多的和声，还有风声，还有光摇曳声。时间里的一切，都有自己的童年啊。

永远的童年哦。



月朗鹿鸣 马广生

高下不相慕

杨金坤

因眩晕耳鸣、面红目赤、急躁易怒、心悸健忘等不适症状，慕名去看一老中医。

老中医望闻问切，诊断为肝阳上亢。问其原委，老中医告知，肝肾阴虚，水不涵木，肝阳亢逆无所制，气火上扰导致。见我不解，老中医劝我，小老弟，我观你六十不足但也五十有余，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，应不急不躁、凡事淡然地安享晚年。老中医开了中药，又用毛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折叠起来，笑吟吟地说，再赠你个偏方。

回到家，我打开“偏方”，只见纸上写着：美其食，任其服，乐其俗，高下不相慕。

我反复玩味这几个字，终于悟出了里面的道理，那就是：吃自己的饭，穿自己的衣，把自己的习惯当做欢乐，不因地位的尊卑而羡慕嫉妒，不因外界事物变化而感到动心和焦虑，这就是养心的根本。

人至老年，多得闲暇，见人见事，各种复杂的心绪在脑海里弥漫开

来，或叹一念之差铸成终生之误，以至于境况低于他人；或用现实比照，叹儿孙不争气，希冀抱憾成影。俗话说“人比人，气死人”，这种攀比，使人气不顺，心不平，天长日久，使人情绪低落，少了生活的乐趣，成为老人健康的大敌。

人至老年，历尽沧桑，阅完人世，要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搬掉心里盲目攀比的“块垒”，把晚年生活过得轻轻松松、平平实实。有老伴的“怜爱”、子孙的关照和一群谈得来的朋友，这就是幸福所在，也能从中领悟出快乐人生的真谛。

我把这几个字压在书桌上，让其成为修心养性的座右铭，反复领悟“高下不相慕”的真谛，虽然还达不到清心寡欲、淡泊宁静的境界，但也能时刻在粗衣淡饭里感受生命的随缘自适，安享生活本身的乐趣与美好。

数月有余，再找老中医复查，老中医观后说：志闲而少欲，心安而不惧，形劳而不倦，百邪难侵。

嬉子湖光

疏泽民

坐在大印墩岩石上，面对一湖烟波浩淼，目送西天的余晖缓缓沉入湖心。

湖叫嬉子湖，位于桐城市东南部的嬉子湖镇，龙眠河、挂车河、柏年河之水汇聚于此，通达长江。被誉为古桐城八景之一的“嬉子夕照”，就在这里。此刻，我临湖而坐，坐成岸边的一块岩石，目不转睛。我要看看印在史书里的“嬉子夕照”，怎样复活。

太阳像只白气球，似被一根细线拴在湖水中某个悬浮物体上。这个悬浮物逐渐下沉，拽着白气球也在慢慢下沉。白气球越降越低，颜色由炫目的白，渐变成贼亮的橘黄、柔和的橙红。湖水如镜，倒映着晚霞天光，以湖岸线为对称轴，天边和湖水中同时嵌着落日，如一团蛋黄，汪在辽阔的湖水里；又似一枚印章，盖在湖天一色的地平线之上，很好看。

几只飞鸟，从蛋黄中穿过，从红印章中穿过，将麻黑的影子划亮橙色的天空，映在流霞如锦的湖水里，很好看。一架小型无人机被遥控器操控，腾空而飞，候鸟一样凌湖航拍，很好看。和我一样坐在湖岸岩石上凝望一湖霞光的嬉子湖镇友人，被斜晖镀成一尊佛像，也很好看。

三个小时之前，我们来到嬉子湖肖店村一座新建的嬉湖印象生态园，参观生态园的建设者——当地回乡青年的创业规划蓝图，和游人一起赏花、采摘桑椹，品味乡村原生态之美。

在渔业村一处湖草青青的滩涂，面对休渔禁捕后的一湖空旷，西望近在咫尺的嬉子墩，如一艘满载绿色森林的游轮停泊于湖中，心情如春草般蓬勃盎然。彼时，墩上的省级重点文

物保护单位余珊墓被绿树淹没，明代居官清廉、敢于仗义执言的按察使余珊形象，在湖光和脑海中显现、鲜明。

沿着连接湖岸的坝埂，来到兀立湖面的兔湖大印墩，耳边回响着古老的传说。相传唐代薛仁贵东征时兵阻菜子湖，情急之中抢了一副担子意欲挖山填湖，不想扁担“咔嚓”一声折断，一担土就地搁置湖心，化作湖中的两座孤屿，如双龙戏珠，称为大小“印墩山”——兔湖印墩。彼时，夕阳西斜，将目光和思绪放飞，掠过咫尺相邻的小印墩，飞向引江济淮的西线引水口——枞阳大闸，不由浮想联翩。

此刻，坐在大印墩西侧岩石上，面对一轮红日的悠远，面对一湖浩淼的辽阔，面对飞鹭翔集的剪影，耳听松鸡“咯咯”欢腾，还有那鸟语啁啾，游鱼唼喋，清代诗人姚兴泉的诗句，仿佛从远方隐隐传来：“桐城好，最好嬉子湖，贾船帆挂千秋月，渔艇灯明两岸声，一望水平浦。”

夕阳波光两相映，晚风习习拂心湖。举起手机，将夕阳和湖光收揽入屏。屏幕中的夕阳像一只红气球，缓缓降落到地平线上，渐渐融化，先是大半圆，接着半圆，后来是小半圆，最后只剩下一星红色的亮点，倏尔不见，仿佛落入远方的水面，沉入湖底，徒留下依然橙黄的淡淡晚霞和浅白中夹杂藏青的天空。

风无语，鸟无声，晚霞如练，湖天同染，仿佛经历了最灿烂的高潮，陷入回绵的寂静。我们的影子，被无人机抓拍，剪成了嬉子湖畔的一幅画，也很好看。